

## 六、隨棗會戰——粉碎日軍殲滅第五戰區主力企圖

隨棗，意指隨縣與棗陽市，兩地均位於鄂省（湖北省）北部，屬南陽盆地，隨縣位於棗陽市的西北方，兩地相距約六十五公里，交通聯繫便利。地處大洪、桐柏兩山的谷地間，是中原與南方連接的要道，襄花公路（湖北襄陽至漢口花園）貫於其間；且其西蔽荊襄，北障河洛，東出可牽制平漢路之交通，南進可威脅漢宜路（湖北漢口至湖北宜昌）側背，歷代都是兵家必爭之地。

武漢會戰後，軍事委員會將武漢長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長江江防、鄂（湖北省）北、豫（河南省）南、皖（安徽省）西大別山區劃歸第五戰區，該戰區適為國民政府中樞門戶的屏障，進可襲擾平漢線，威脅武漢地區，退則可屏障川（四川省）陝（陝西省）大後方，戰略地位重要。

### 我軍轉守為攻 日軍意圖反制

民國二十七年冬，武漢會戰後，日軍由於占領區過廣，兵力分散，備多力分。遂停止戰略攻勢，僅依局部作戰，以攻為守，力圖鞏固占領區。我軍事委員會為牽制日軍，貫徹持久消耗戰的目的，除命各戰區游擊部隊加強敵後騷擾行動外，並由江南轉調第三十一集

團軍於鄂省西北，一面可威脅武漢日軍之側背，一面鞏固我川、陝大後方門戶安全。
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，我統帥部基於抗戰進入第二期作戰，以轉守為攻，主動攻擊的精神，削弱敵人力量，增壯我游擊部隊實力，進而促發國際聲援為目的，乃於各戰區對日軍發動「四月攻勢」。第五戰區遂從東西兩面，向平漢鐵路南段展開攻勢，積極襲擾牽制日軍，給予重創，對日軍側翼造成威脅。

民國二十八年春，日軍自南昌會戰後，受挫於兩湖（湖北省、湖南省），即謀打通南陽盆地，聯絡華北占領區，以圖西南；基於殲滅我野戰軍之目的，以期解除國軍對平漢鐵路與武漢之側背威脅，日軍遂生在漢水以東發動會戰構想：除以一部配置於浙河以東，行牽制攻擊，並以主力於五月上旬自安陸至京山附近向漢水左岸地區滾河線急進，期將國軍主力包圍擊滅於棗陽東北地區。

### 日軍兩路進攻 我二十萬大軍迎戰

日軍由華中派遣軍第十一軍擔綱，司令官岡村寧次，轄下第二、第十三與第十六師團、騎兵旅團等部隊參戰，總兵力計約十一萬五千餘人。

日軍第三師團主力集結於應山、浙河間，一部位於信陽；第十三師團集結於安陸西北地區；第十六師團於鍾祥、洋梓、東橋間地區；騎兵旅團於漢宜路之瓦廟集、張截港、羅

漢寺、舊口鎮間地區完成待命。

國軍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擔任指揮官，下轄參戰部隊有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、第三十三集團軍張自忠部、第十一集團軍李品仙部、第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部、第二十二集團軍孫震部，以及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部，參戰部隊計四十二個師及豫鄂皖邊區游擊部隊、保安隊等，總計兵力約二十萬五千餘人。

我軍第五戰區為因應日軍攻擊，區分為左集團軍、右集團軍、江防軍、第二線兵團及豫鄂皖邊區游擊總部等五大作戰單位。左集團軍守備大洪山、厲山、塔兒灣一帶，總司令李品仙；右集團軍守備鍾祥以北、襄河兩岸，總司令張自忠；江防軍守備長江北岸至襄河間一帶地區，總司令郭懺。機動兵團為第三十一集團軍，集結於高城、唐王店、吳山鎮、鹿頭陣一帶，總司令湯恩伯；第二線兵團為第二十二集團軍，控制襄、樊附近，總司令孫震；第二十一兵團擔任大別山游擊軍，總司令廖磊。
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間，日軍有感武漢遭受國軍之威脅，急於突破現況，適時抽調湘、鄂、贛（江西省）部分兵力，集結鄂北，企圖瓦解我襄陽一帶陣勢。五月初，日軍攻擊開始，其兵分兩路，一路由鍾祥沿襄河東岸向北迂迴，直撲棗陽、新野。另一路則由應山、信陽西進，以隨縣為攻擊目標，並企圖圍擊我軍於桐柏山。

會戰大致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進行：

## 第一階段：日軍進攻及我軍阻擊階段

（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）

### 鄂北方面之戰鬥：
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，日軍第三師團進至郝家店、徐家店之線，攻擊我左集團軍第八十四軍第一七三、第一七四師，五月一日郝家店、徐家店先後被敵攻陷，我軍退守塔兒灣附近陣地。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日，日軍兵分二路，一路步兵三千人，砲十二門，藉飛機掩護，向我高城附近第十三軍之第八十九師、第一一〇師陣地猛攻，經我軍奮勇阻擊，敵傷亡千餘人後，攻勢頓挫。

另一路日軍三千餘人向我軍塔兒灣附近陣地進犯，與我守軍第一七三、第一七四師發生激烈的陣地爭奪戰，我塔兒灣陣地失而復得達七次之多，戰況慘烈，敵我雙方傷亡重大，旋敵以毒氣攻擊，我官兵猝不及防，甚多官兵中毒，戰力受損嚴重。五月四日，塔兒灣與高城逐次陷入敵手，我軍轉守漂水西岸陣地。

### 鍾祥方面之戰鬥：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一日，日軍第十六、第十三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並附火砲多門，於襄水東岸鍾祥北方張公廟、樓子廟線，向我軍第三十七、第一八〇師發起進攻，當時我軍雖號稱兩師之眾，然於京鍾之役後，實力不足五團，加以日軍兵力過於優勢，雙方經激烈戰鬥，四日，我軍被迫後退。

同時敵一部鑽隙至流水溝附近，與我右集團軍第三十八師黃維綱部發生激戰，我豐樂與長壽店陣地均被突破，敵乘勢以主力並佐以快速部隊向北突進，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七日攻占棗陽，十日陷我新野及湖陽鎮，十二日陷我唐河與南陽，嗣經我軍第一二一師牟庭芳部之反攻與第二集團軍的適時來援，一舉收復南陽，戰局始見穩定。

至此，日軍分南、北兩路會攻西北之態勢，漸漸明朗，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乃依敵情調整部署以臻勝算。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九日至十日我部隊依戰區命令，右集團軍及江防軍河東部隊，依命令向敵後挺進，截斷敵南路軍尾。第三十八師擊潰耗子崗附近之敵，第三十七師與第一三二師則占領豐樂河至清水橋之線，截斷長壽店以南敵後交通。然樊棗公路沿線之日軍於陷我棗陽、新野後，仍向唐河及棗陽東北地區繼續北進，進出於張家集、新集、蔡陽舖之線，遮斷我樊棗公路，企圖包圍我隨縣、互江、頭店一帶之國軍。

我左集團軍方面，第十一集團軍第三十九軍亦於此時進入大洪山，第十三軍部分進

入桐柏山，兩軍主力遂再分兵向唐河附近完成部署。然日軍第三師團此時亦西犯，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日突破我第六十八軍陣地，陷我桐柏，日軍遂對我棗陽以東部隊形成三面包圍態勢；國軍不得已北撤，並急調第二集團軍增援南陽，復著令襄河兩岸及大洪山部隊截斷日軍退路。

## 第二階段：日軍擴大攻勢及我軍反擊階段

（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中旬至下旬）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，新野之敵經我地方部隊阻擊，放棄縣城向唐河移動；十二日，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先頭部隊與敵接戰於唐河附近，由於情況不明，部署未及，唐河城遂陷敵手；我軍退守城西北郊，與敵續戰。

此時雙方部隊連日鏖戰，傷亡均極慘重；我軍第五戰區長官部與轉進於桐柏山地之第十一集團軍、第三十一集團軍與第三十三集團軍間通訊失聯，日軍合圍之計似已漸成態勢。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，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乃下令留守在大洪山的第三十九軍，全力向棗陽、唐縣反攻；同時再命右集團軍加強襄河左岸的攻擊，以解唐、桐之危。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起，我軍南北全面反攻，第二集團軍再向唐河出擊，終迫使日軍敗走，撤離縣城。同時，江防軍河東部隊亦攻占瓦廟集、岳口，陳兵天門。第三十九

軍亦克復大洪山以西九華砦及長崗店西之王家店等處。唐河敵軍逃歸無路，分向桐柏山東側潰散，又中我軍伏擊，遂放棄包圍計畫。十六日拂曉，我第六十八軍之第一一九師收復桐柏城，殘敵向南潰敗。十九日國軍收復棗陽。日軍因苦戰多日，疲憊不堪，遂向東南退卻，國軍仍一路對其發動追逐攻襲，各地方保安團等亦發動敵後襲擊，干擾其撤退。

### 第三階段：日軍撤退及我軍收復失地階段

（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下旬）

經我軍全面反攻，先後克復新野、南陽、唐河、桐柏等地，國軍第四十五、第八十四軍轉進老河口附近；第三十一集團軍轉進內鄉、鎮平整訓；第三十三集團軍則以主力守備漢水西岸，另以第七十七軍第三十七師及第一三二師進占清水橋、青石橋；第五十五軍之一旅渡河占領朱寶大橋等處，積極向長壽店及其以北地區襲擊敵人。第二十一集團軍及第三十九、第十三等軍，則仍任對敵游擊。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國軍收復隨縣，日軍亦退回鍾祥、應山等原駐地，恢復戰前態勢。

以弱擊強 我軍重創日軍

本次會戰連續二十日，日軍並未能捕捉殲滅我軍第五戰區主力，國軍對武漢之威脅依舊存在，反而日軍在我反擊當下，被迫撤退途中，遭到第五戰區國軍的尾隨與側面攻擊，除予日軍重創，更鼓舞了軍民堅定抗戰的決心與信念。

隨棗會戰是國軍在裝備和火力遠不如日軍的情況下，憑藉著頑強的鬥志和靈活的戰術，成功阻止了日軍戰略企圖的一次重要戰役。雖然國軍付出了較大的犧牲，但成功牽制和消耗了日軍，贏得戰場上的勝利，鼓舞了抗戰士氣。而此會戰估計日軍先後傷亡一萬三千餘人，我軍則約兩萬五千餘人。日軍鎩羽而歸後，自此西進不得，乃轉圖湘北，於是乃有同年九月間的第一次長沙會戰。